

编者按：壮丽的70年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活动自2019年7月1日开展以来，社会各界积极热情参与，以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深情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深度呈现了祖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喜人变化，截止9月10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作品400多件。现推出部分作品节选，以飨读者。

## 仙境的铁路 老区的情

黔张常 铁路张家界段建设掠影

仿佛从天而降的一条彩带，黔张常铁路张家界段，轻盈地舞动在张家界仙境的里。光欣赏这条彩带就不知有多美。要不了多久，如巨龙般的动车，就会贴着彩带，穿越白云蓝天，穿越画山绣水，穿越绿色林海，穿越花团锦簇，穿越民歌风情，穿越仙山秘境，穿越梦想神往。仿若星外来客，安全快捷、舒适超静地抵达人间仙境张家界。

在黔张常铁路地方协调指挥部刚刚成立的时候，我站在一张挂图面前，胸畅大地苍生，凝视着线路标识。那一条醒目诱人又令人长时间遐想的线路图，像一条土家织锦的花带相嵌在奇山异水之间。那种强烈的感觉，真如一种骨肉相嵌，而非生硬的植入，更非多余的开辟。

我站在挂图前，弓指丈量着全线的路程长度，从重庆到湖南，从黔江到张家界，再到常德，我的激动之情像湮水一样奔涌不息。这时，我的目光便更深入地落到了张家界境内，在全线10个站前标段内，张家界就有5个标段，新建里程100.1公里，占全线总长度的29%，占湖南省境内的38.4%。线路覆盖全市3区12个乡镇，设4个车站、教学点站、禾家村站、张家界西站4个车站。建设工期66个月。真是没有想到，工程于2014年12月按时开工，本来计划于2020年6月开通运营，现在居然提前竣工了。五年前的那幅墙上挂图，如今蝶化成了张家界最美丽的现实生活画卷。

要说这条铁路能够抵达桑植，这是张家界人民最梦寐以求的事情。桑植是革命老区，具有红色基因，解放初期就盼望着有一条铁路修到家乡来。当时，在修枝柳铁路时，我国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远，就尊重桑植人民的意愿，把桑植人民想修铁路的愿望汇报给了贺龙元帅。滕部长对贺帅说，可以把枝柳铁路从桑植县绕一下，你看怎么样？贺龙问滕代远，这绕一下，要多少钱？滕部长说，最多800多万元。贺龙元帅摇摇头，说：国家正是困难时期，跟家乡人民解释一下，今后国家经济状况好一些了再说。这次机会，就这样放弃了。后来，有些机会，因各种原因，也落空了。但桑植人民一心盼望的铁路像种子一样在桑植的青山绿水之间年年发芽，年年生长。

随着国家越来越强盛，交通强国战略，为黔张常铁路的建设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以湘鄂渝、武陵山脉为中心的老区人民，一直盼望通铁路的梦想，始终放在各级领导的心中，尤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予了殷切的关怀。2012年5月26日下午，温家宝同志在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主持召开了跨省市的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参加的扶贫工作座谈会。龙山县委书记张才金、来凤县委书记胡泽，就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建设，就黔张常铁路项目设想，给温家宝总理作了专题汇报。老区人民的愿望，老区人民的心声，像热血一样流进了温家宝同志的心里。总理对老区人民的感情也融进了具体的民生实事之中。自此，这条铁路便把高层领导与老区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总理的重视，也带动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说：我们的贺帅走出家园时，穿的是草鞋，走的是荒草凄凄的山路，如今接他回家，让他穿上皮鞋，坐上火车回来吧。

这条铁路自2004年开始谋划，从最初的地方性支线铁路，到十年后挤进国家交通战略八纵八横布局中的重要一横。它是渝长厦高铁重要的一段连接线，有力而辉

煌的一笔。凝结着各级领导、各个部门的远见卓识、同心同德、挑灯夜战和初心精神。

十年磨一路，砥砺梅花香。新建黔张常铁路，游走于湘西北、鄂西南和渝东南三省市交界地带，线路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革命老区，连接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成渝经济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横跨渝怀铁路、焦柳铁路、石长铁路、张吉怀铁路、长益铁路，与规划中的安张衡铁路、恩黔铁路衔接，填补了渝、鄂、湘三省交界地区铁路网空白，完善了中西部结合部的干线铁路网布局，形成了畅通东西、串连南北的区域性骨干铁路网，构筑了大西南十字勋章式的黄金旅游大通道。

张家界高铁西站为全线第一大车站，是湖南省第二大高铁站，也是黔张常铁路和张吉怀铁路交汇车站。它以奇峰叠翠，廊桥百里的理念，凝结着当地自然风貌与土家吊脚楼和西兰卡普的符号语言，并将菱形单元体排列推衍，重构了当地干阑建筑的坡屋顶，既像山峦绵延，又似廊桥百里。远远看去，外观呈现出山峦起伏、碧水微澜的山水世界，隐喻着世界之峰、民族之城的文化意象，彰显了国际张的独特气质。西站在此，吐故纳新，迎来送往，将绽放出造福民生的绚烂花朵，并为沿线全面实现小康梦、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带来划时代的新动能。

这条民生铁路，加强了武陵山片区内经济实体细胞间的无缝对接，打破了武陵山屏障的阻隔，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新引擎。湘鄂渝之间的城市群，更加紧密地牵手相连，抵足并进。尤其是，老区人民的梦想已经成真，幸福正在提速。桑植县这片红色的信仰之城，已经填补了不通火车的空白，已经结束了没有火车的历史。

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在黔张常铁路建设过程中，以大公无私的精神，以血浓于水的感情，像过去战争年代支持贺龙打天下一样，竭尽全力支持了铁建人的伟大建设。而铁建人，也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园，那么真心实意、情深似海地为了亲人们而建设这条美丽的铁路。

除了扶贫路、小康路，黔张常还是一条最美旅游路。

穿越醉美风景线，穿越奇山异水，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白天在黔江观六岭五槽，晚上在张家界赏绝版山水。黔张常铁路牵手绝版张家界，将开启快进慢游时代，缩短旅游半径，浓缩旅游圈层，扩大旅游市场边际效应，增加品鉴旅游文化的时间成本。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像电纹一样铺开后，张家界旅游，即可在湖南省内实现2小时内的旅游圈，在全国东南西北中也可实现2至8小时的旅游圈。

速度不仅带来激情，更会带来新的财富。飞速前进的张家界速度，印证着飞速发展的湖南速度、中国速度。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张家界交通迅猛发展，从马路到山路，从山路到公路，从火车到高速公路，从航空到高铁，张家界的高铁时代即将开启。以井喷式发展的张家界综合运输体系，就像狄德罗睡袍一样，对张家界旅游腾飞、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空间拓展、高科信息利用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黔张常铁路，为中国最美风景区搭建了一条醉美交通枢轴线，已然成为张家界旅游史上的一张崭新名片。

(该文共四部分，此为节选)

一个人的成长，绝不是孤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个年头，我有幸来到这个世界。然而，一岁半时，父亲因病去世，丢下母亲、姐姐和我。出生于家境宽裕、又是独生丫头的母亲，难以撑起这个家。一年后，憨厚本分、一字不识的后父上门到我家，我称他为伯伯。

从小学到初中，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当过班长和学习委员。三公公(曾祖辈)儿子赵君圭(后在兰州大学任教)于1950年考上武汉大学，成为头号新闻，轰动老家一方。因此，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暗暗、美美地设计：读完初中读高中，一定要考上武汉大学。

谁知，1966年下半年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席卷全国，一下子吞噬了我和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学校分成两派，打闹不止。宁静而又美好的校园里充斥着邪恶。无法读书，只得极不情愿地逃离校园，回家务农。

回家务农与自己的人生目标悬殊太大，内心自是百般不甘。此时，身上的病痛与精神上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因饮食不洁，突发肠道恶痢，拉血、脓液，久治不愈，拖延五年之久。身体消瘦，酸软无力，一天不如一天；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狐骚气重，报名参加冷(水溪)旭(日塌)三线建设，负责登记、政审的民兵营长是本来长辈喜大叔，竟当着众多报名者训斥我：赵辉廷，你没有资格！当场那种难以言状的委屈与羞辱，伴随着泪水喷涌而出，掉头就往家里跑。面对这种境遇，你说我心中没有恨吗？有，说真的。但我不恨喜大叔，因为那不是他的错。我只恨自己生错了庙场。

想想，我这辈子深山沟里挖土、搬岩头的资格都没有，这辈子里还有什么指望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痛苦、失望，甚至绝望。

尽管文革中一些人道德沦丧，但善良无处不在。这时，一个人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我们大队支部书记李玉清。因我母亲姓李，平素日碰到他，大人交待我叫他玉清舅舅。1969年8月初的一天，他来到我家，刚坐下，手里端着伯伯递给他的一碗茶还没喝，就微笑着对我说：辉廷啊，我看你身子差，做工夫(指农活)喊亏(意为很累，难以胜任)，不如去教书，好不好？一听要我去教书当老师，觉得不仅体力上轻松，而且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当然愿意。见我愿意，他要我第二天去大队学校报到。

玉清舅舅为什么会关照我，我当时没细想。过后，我反复搜索我家与他的关系，横竖沾不上。虽然两家各是一个生产队，但从未有亲戚关系来往过。按乡间习俗，总要沾亲带故才值得关照，更何况正值特殊敏感时期，他身为大队支部书记，稍有不慎，会惹火上身。多年后，过接到别家为子的三叔告诉我，玉清舅舅出身贫苦，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加入了党组织。他在土改工作中与我父亲关系十分要好。我想，与他要好的人却过早离世，不免伤感。由此，心根善良的玉清舅舅自然对好友之子产生怜悯之情，施以援手。再说，亲友们都晓得我会读书，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此时大队学校又正缺老师。不管是哪种原因，假若玉清舅舅不在大队支部书记位子

上，即使他再善良，也爱莫能助。这就是机缘。

文革中，一些人以及个别共产党员见风使舵，出卖自己的良知，做亏心事。可玉清舅舅守住初心，没有变。他在大队支部书记位子上十多年，勤政至善，有口皆碑。

我有幸遇上他，真是幸运！当老师看上去轻松，其实不然。我清楚，民办教师对于我，仍然只是一份临时工，随时都有可能被辞退，因此在忐忑不安中，格外珍惜这份临时工。因半路出家，不懂教学，我就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多听他们是怎样上课的；再就是多读书、勤思考。大队学校没有图书室，我把当老师的二叔家里仅存的几本书找来读，如小学语文教学、算术教学等。寒暑假时，跑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那时学习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火热，这对于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教学之余，我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原著，还有鲁迅的书。如恩格斯著名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买来后根本看不懂，像读天书似的。我便买来相关的辅助读物，一个字一个词地啃，逐渐弄懂了许多，并写下了大量心得笔记。说实在话，这种政治学习，一开始是迫于形势，迫于给自身加分的需要，比较勉强，但在勉强之中慢慢尝到了甜头。这种甜头慢慢促使我成为自觉行为。

因为在伟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不一样的精神世界，打开了自己认识人、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窗户，相对提高了认知视野和境界，同时对自己教学也有帮助。

文革取消了所有考试制度，上大中专院校读书、参加工作等等，一律实行推荐制。1972年上半年，上面下派给我们大队一名指标，去常德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常师)读书，公社驻大队工作组先已推荐了一人，是我同宗兄长，也在大队学校教书。他家出身好。但他的政审表，经公社联校送到区联校校长王晋元面前时，当即被王校长否定了，点名要推荐我。王校长要求公社联校校长吴仁兴马上去找大队，找支部书记李玉清，召集大队支部委员会，重新讨论推荐人选，说上面指定的是赵辉廷。大队支部委员们一听是上面指定的，都无异议，一致通过。我们学校校长黎盛海(唯一的国家教师)要我填写个人简历和自传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先被推荐的老兄本人没说半个字，但他的父母晓得后，到学校大吵大闹了好几天，说他没有资格去读书。因此我没抱任何幻想。

真正的麻烦出在政审关。区联校负责政工的黎盛国与吴贤斌二人先后4次往返县文教局和我家，就因为我姑姑母(住在隔壁大队)是富家份子，县文教局政审时未予通过。第5次，王晋元校长亲自出马，带上我平时政治学习心得笔记5大本，跑到县文教局据理力争，说：工作队推荐的人家庭出身好，可在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方面拿不出一个字的心得笔记，而我们推荐的赵辉廷，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是不假，可他热爱学习，工作扎实，这5大本心得笔记摆在这里，白纸黑字，你们认为应该推荐谁去最合适？就这样，我的政审终于被通过。当我从黎盛国、吴贤斌二人手中接过常师入学通知书时，就像一场梦，回到家，激动得哭了一个下午！我激动，不仅仅是好梦成真，而是感动黎

盛国、吴贤斌二人心存善意，不因我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而放弃；尤为感动的是，他们二人告诉我王晋元校长亲自出面的情景，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去读书，不可能有我的今天！而我与王晋元校长从未谋面。我认得他，只是偶尔在寒暑假期间全公社教师集训大会上，公社联校请他讲话。他讲话干脆、利索，言简意明。我们之间非亲非故，他为什么力排众议，直接点名推荐我去读书？我至今不得而知。

我是幸运的，又遇上了一位好人！也许，一个人在逆境中无声地耕耘，总会被好心人发现、被关注、被提携。从玉清舅舅和王晋元校长两人身上，我看到了干净的灵魂和善良的人性。尤其是在文革非常时期，他们作为基层领导和一名共产党员，始终守住初心，不被时势所改变，难能可贵。他们两人秉承公正的品质是我心仪的楷模，一直影响着我。

润物细无声。我知道我的幸运来之不易，唯有把感恩化为发奋读书、勤恳扎实的工作，作为最好的回报。在常师读书期间，我期期都是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毕业后被指名分配到湖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慈利县长峪铺大队学校，先后担任过区重点小学、长峪铺小学校长，当选为通津铺公社教育战线唯一的劳动模范，出席过常德地区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976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业余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爱好书画，尽量涉猎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1976年4月，县里筹备庆祝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10周年大会，抽调我去县文化馆创作、画大型宣传画。1980年10月，县委宣传部一纸调令，我离开通津铺公社中学，调入刚刚成立的县文化局戏文科，从事戏剧创作，后又调任县委统战部、宣传部工作。1983年，慈利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发索溪峪，发展旅游业。当时的索溪峪是慈利的边远之地，离县城近90公里，交通极为不便，教育、卫生基础条件十分落后。开创伊始，县里动员国家干部、职工前往，还附加解决家属子女就业、本人升职等优惠条件，但都不愿意。这年10月，我作出决定，主动要求调往刚刚成立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索管局)工作。时任县长严高明同志看到我的请调报告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面谈，说我是目前全县唯一主动要求去索溪峪工作的干部，因何在。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爱好文学艺术，呆在县城里很难有更大的进步，而索溪峪一旦对外开放后，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很多文艺名家慕名而来，我生活、工作在这里，就有机会与他们零距离接触，这无疑对提高我的文学艺术水平大有帮助。高明同志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他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同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家庭状况、我的遭遇、我的学识基础及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域文化影响，我不可能成为名家、大家，但索溪峪、武陵源馈赠予我的，是让我的文学艺术眼界、素养与创作能力有了新的飞跃，为回报、服务于这块土地成为可能。

(此为《一个人的成长》节选)



对影 苗青 摄

## 五号山谷：轻奢与乡愁

(报告文学)

这个留着小胡子扎着辫子的土家汉子，便是五号山谷谷主陈玉林了。

陈玉林，上世纪80年代初张家界旅游开发伊始的第一批导游，第一家旅行社的部门经理，武陵源区旅游局麾下第一个旅行社的副总经理。下海后一直做老本行，从香港到北京经营旅行社，再到经营一家旅游网站，再到回老家办民宿，可以说是一辈子结缘旅游。

五号山谷还没出现那会儿，这个名叫西峪的小山村跟众多破旧衰败的村落一样，村民们一户户搬走了，丢下一个个死气沉沉的空心村，日晒雨淋。自从陈玉林夫妇办起了这个名叫五号山谷的民宿，村民们陆续回来了，一座座民居的屋瓦上又有了袅袅炊烟飘出。他们中，有的成为五号山谷的股东，有的在五号山谷做职员、劳工；有的依托五号山谷开展种植和养殖。小山村又有了生气，活力与笑声。

应时而生的五号山谷，做为武陵源由观光旅游转型休闲度假的先行者，做为武陵源区、张家界市乡村民宿的旗帜与风向标，湖南民宿的领头羊，无疑为同行们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做为一种业态，也为各地旅游转型提质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而我，更为看重陈玉林夫妇与村民们共生共荣，在重振乡村、凝聚人气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人说得对，土地只有耕种、浇灌、施肥、长庄稼，才是土地；农民待在土地上踏踏实实、勤勉耕种，才是真正的农民；农村有了活生生的入，有了茶余饭后闲谈的人们，农村才是真正的农村，乡愁才有灵魂所系。

留得住农民，才留得住文化、留得住乡愁。都知道脱贫攻坚的成果，要靠乡村振兴来巩固。但是，如何因地制宜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则是关键所在。一方面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只有把村民留住了，村子有了人气，乡

村也才有振兴的可能和必要；另一方面，非要有振兴乡村的好门路，才有可能像五号山谷这样，把走散了村民又吸引回来。五号山谷是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具有造血功能的生命体。假以时日，因了它的带动和辐射，全村一旦实现了振兴大业，则不啻为乡村振兴领域可以借鉴可以复制的模式和样板啊！这，便是我之格外关注五号山谷的深层次缘由。

既乡土又时尚的建筑群落，融进梯田、青山、竹林、溪流之中。究其实，五号山谷的最大卖点在乡愁，乡村旅游的灵魂在乡愁啊！

做好做足乡愁文章，既是五号山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是小山村西峪实施乡村振兴的需要。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托又互为因果。

时代期待着五号山谷有更大的作为！

采访手记

1、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花儿对我说：一年没见面，为我吹一曲/我再开一遍。

老树画：《花乱开》

阳春三月，梨花盛开。像是兴匆匆赶一场元宵灯会，摩肩接踵的样子，挤挤挨挨的样子，人头攒动的样子，耳鬓厮磨的样子，千娇百媚的样子，花容月貌的样子，清芬四溢的样子。这五号山谷的梨花呀！梨花呀！

让我想起 梨花一枝春雨雨。

让我想起 一林轻素媚春光。

让我想起那首有名的《暗香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面飘起柔曼的轻纱。

让我想起年轻时，老家的坡上种有几片梨树林子。时令一到，随了一场春雷和春雨，开成一抹抹小清新的白云，开成一团团青灰的花雾。我的故乡并不美，裸露的石头，贫瘠的山野。唯独几片梨树林子，一场花事，往过于单调、沉闷的底片上涂一抹亮丽的景深。如同一位穿着寒酸的家女，忽然穿上了出嫁的花花衣裳，格外惊艳与吸睛！

梨花白啊。惹人爱啊。

穿过一片新笋乱窜的竹林。穿过一片梨花袭人的坡地。女主人刘女士身着宽松休闲服，已在一处露天阳台上喝着红茶，笑吟吟迎接我们的如约而至。

蓝天高远。群山浩荡。梯田迤迤。谷壑氤氲。

一坡梨花为背景，我们的访谈地阔天空。刘女士，昵称依着网名叫 婉儿，北京人，原来在一家著名的外企做高管。谷主陈玉林，原来在北京做旅游网站，女儿在国外留学，夫妇俩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养老。2012年夏天，在北京呆了8年的父母突然说落叶归根，生死要回家。孝顺孝顺，顺就是孝。两口子一

喜欢一阵一阵的蜂群在花丛慢下来。

喜欢一点一滴的时间在空间慢下来。

喜欢月亮住在老屋一旁的鸟巢里。月光怒放，如同十万只花喜鹊引领万物歌唱。在城市能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地飘落吗！能听到月光在草坡上和水上哗啦啦地拥挤吗！善解人意的妻子支持丈夫在家陪伴母亲，并且支持和鼓励他把老屋改造成民宿。她向往着过一种跟以往不一样的生活。

这话说到陈玉林心坎上了。在外闯荡这些年，面对冷冰冰的钢铁、混凝土的高楼、电子器件充斥的城市，面对积满灰尘、拥堵的车流、潮涌不息的人满为患、堆积如山的商品充斥的城市，面对股市牵引视线、噪音封堵耳朵、美食收买嘴巴、香水麻木嗅觉的城市，面对由此形成的人际交往、价值判断，他骨子里对都市有一种隔膜感与拒绝感。

荷尔德林说得对，人只有被迫离家流浪，漂泊异乡，饱受浪子的艰辛和离家的苦涩，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故乡。

走在生养自己的胞衣地上，陈玉林觉得自己是坡上的树，地里的谷，无处不在的野草。是脆笑的风，心思斑斓的云彩，张开脚丫撒欢的石头。是水里的鱼，甩动的尾鳍如同伴奏，绊倒了白马一般奔跑的阳光。是空中的鸟，一时高一时低，飞得高的时候飞过三千岩峰，高过万亩情窦，高过童年的纸飞机；飞得低的时候低过山河故人的哭声，低过人生的起点，低过村口的土地庙。手机拍照，将叶片上踏着脚尖走路的露珠放大又放大。天上的云彩融进来了，地上的草木、房屋和村野融进来了。藤曼般的小路，摇曳如露珠的根。

喜欢一朵一朵的白云在水底慢下来。喜欢一缕一缕的清风在树梢慢下来。

(该文共六部分，此为节选)